生為首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嗚呼謚之為純公而從祀孔庭宜哉

諸儒述槩天集三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四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濬縣同寅王之彥校

伊川程先生

濂溪門人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與兄伯淳受業於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正叔論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廷試報
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
平熈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
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韓絳上其行誼于
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朝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于是召對太后面
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
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命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
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
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
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看詳國子監
條例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鐫觧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
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
十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以輔養上德不報差監判
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凉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于文字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富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掊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盡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郎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

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先生又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制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請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時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曾與呂范諸公入

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直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與其黨巧為詆謗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于是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先生初在經筵蘇軾在翰林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蘇轍執政纔進稟便云頤入朝但恐不肯靜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召元祐九

年哲宗初執政范純仁上言為先生辨言者之妄請
復召勸講于是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
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貶涪州編管門人謝顯
道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
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
知天妄用尤臧倉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
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
老問曰當船覆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
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父老徑去不顧
在涪著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為憂元符二年易傳

成而序之遇赦得歸不以為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髣髴皆勝平昔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
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授官依
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
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
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
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命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較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徇慾為深耻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世稱伊川先生謚正公與明道同從祀孔子廟廷

○以下述書劄之槩

代父上英宗書略曰今言當世之務者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于天下乎三者本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必可信先

王之治為必可行不狃滯于近規不遷惑于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所謂責任者必賴輔相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思道及得說而命之作舟楫霖雨鹽梅其相須倚賴之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挺然以天下為己任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者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臣願陛下以求賢為先夫以周公之聖尚乃日不暇食恐失天下士後之人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陛下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推賢授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天下之賢其有遺乎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此乃非常之舉也陛下近日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陛下擢之當也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代父上宰相書略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

太治者無他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耳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莫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勸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莫不持此以勵世風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勸懲于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别其賢愚善惡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已掩之今閣下當盛明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

代呂申公上神宗書略曰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當新者何道在思之而已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辯哉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銳于作為快于自任是以天下循其私欲者也內省於心有近于是當改而自新者也王者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逆心者求諸道遜志者察

其非尚孜孜焉懼其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誤推是而往鹿可為馬矣考已任人有近于是當改而自新者也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迫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耳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以來何嘗以危亡為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所謂質之人言者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口是不足以辯惑而適以固蔽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臣以為惟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改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于今日將永保丕基于無窮

上仁宗書略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綱紀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

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聰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今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陛下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伏望出於聖斷勿狥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用王道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二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二子之道也望陛下特留意焉

上太皇太后書略今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臣觀前古輔養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法也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休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若止如此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精求賢德哉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臣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昏而罷歸每日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成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邇英殿迫狹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欲乞延和殿講讀後楹乘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

經筵第一劄略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

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講讀講讀既畢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侍立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是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久處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處則生愛敬天下之事無急于此

經筵第二劄畧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乞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經筵第三劄畧中常之居無不驕肆英明之君自不滿假自古治亂所係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畏懼祗慎為首臣以為輔養君德莫先寅恭動容

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今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乞今後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道重儒之心也

○以下述立朝之槩

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太后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辨因問先生先生曰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草莱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以為害先生曰只為今世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先生初受命欲尋醫既而供職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亦無道理不受其在先朝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受今則皆無相知某須領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

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畧與
供職數日順承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
轉運司狀某不得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
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
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
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便至禮樂不興自然
住不得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
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
會

資善堂吏報馮宗道曰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動藥
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
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報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
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
音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
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宣仁山陵先生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

先生先生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先生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先生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謂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先生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執政有欲用先生為諫官者先生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之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

於無事之地則羿得以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温公初起時欲用先生先生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化先生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主喪事是日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麈糟陂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譖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于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温公喪事蘇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毋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正叔曰是公平

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先生往見之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先生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先生曰公有不豫色何也持國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先生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持國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指廟取孟后詔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何也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〇以下述著作之槩

顏子所好何學論略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

聖人也顏子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學與聖人相去一間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

四箴并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請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心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思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于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于辭不達于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

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乃因時以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夫子當周之秣以聖人不復作順天應人之君不復有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見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法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達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故作傳以明之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斷例始見其法之用也

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来所改無幾不知如何且期之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此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子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答呂進伯簡王者父天毋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于汾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固唐奴人作韋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于此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攝之先生歸已行二里許堯夫忌遣人追及之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曰公嘗言當使士卒視已如事父母有此語否堯夫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一國之福也然公為政

不若是何也堯夫曰可聞與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而公張樂大享將校于府門是教之事帥如父母乎堯夫曰亦疑其不可故使通判伴坐之耳先生曰尤不是公與前帥同寮也失同寮之義其過小屬官于主帥其義重堯夫曰廢享而須之酒食如何先生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須則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堯夫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韓持國與先生善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韓持國年八十先生往潁昌見之持國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密謂子彬叔曰先生來無以為意我有一黃金藥櫟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我使子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詣朝遂歸持國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韓持國使椽為亭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椽盆植而置之持國甚喜先生曰斯可惡已使之為亭而更為

此以說公非端人也持國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持國與先生語嘆曰今日又暮矣先生對曰此常
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
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矣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于時其粹處有曰莫大
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
不驕富貴有何不可先生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
事中誰看得破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
一貫為無利先生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
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
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
千先生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
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
虧減之而歲入溢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
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皆飽公無餒乎
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為
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
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李清臣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毋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清臣遣人贐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其不相知豈可受願一領黃衲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歆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翟霖送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皆塑像先生命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凡具人形身者皆不可慢

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伊川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好佛

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某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

謝愔見先生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先生曰豈無他日愔曰今日吉也先生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已庸何恤第曰不利父毋先生曰有人呼于市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毋也否則不利于父毋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

子所信者亦狂言耳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先生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

先生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真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先生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凭過大肚皮子厚却願柰煩處之

先生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

○以下述品隲之槩

司馬光呂公著薦語略曰程頤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法誠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源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

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宰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薦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兄顥俱以德行名于顥

又曰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胡安國薦語略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切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折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顥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徼爵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顥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世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

游酢楊時來見頤一日頤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莫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

朱公掞曰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朱熹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大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其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之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耶

像贊曰規貞矩方準繩乎直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

先生剛方之氣得之天賦而嚴毅之操由於資深不惟上有賢父兄賴之而且下有群子弟信之學以聖人為至而治以三代為的年甫十八而已為斯世楷法為朝廷典刑矣第其自任也重故其所就也不輕其持守也堅故其涉歷也不易使道之得行則君可堯舜而民可唐虞矣柰何為文章之士所詆毀幾為大禁此固遇之不辰也余誦其立朝之書劄以及師友之講明細行之必矜以及大節之卓越則見剛方嚴毅不足以盡先生而渾厚和平有藹乎其可掬者進講必莊折柳必諫似不可近而上或有疾既警宰相以不知又問醫官以動止抑何愛君之甚委也欲親正人欲見正事似不可褻而君求輔養既擇大寮子弟入侍又擇有年宮人看成抑何成君之甚深也溫公之變法是矣而以為役法終不可變予是見行政之中康公之抑薦是矣而以為為國自當求人于是見延訪之益遠方來學者褒貶無所顧避而至於黨禁之起出於邢恕則又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李清

之百星固以不相知而不受也而持國之金楪反以速詰朝之行大防之遺縑竟以来公帛之諷則清風高節可以點塵而汙之耶噫明道欲著書有志未就而卒先生易傳幼而修之直至涪州歸而其書始出詩禮春秋中庸論語各有補綴俾四方學者隨其才器玉而成之至今猶藉其餘澤也乃今有肆其虛談而非毀之者吾不知其何如乎